



中吉联合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World Youth**  
Classic Literature Series

水孩子  
SHUI HAI ZI

◎[英]金斯利 著 ◎苗桂芳 编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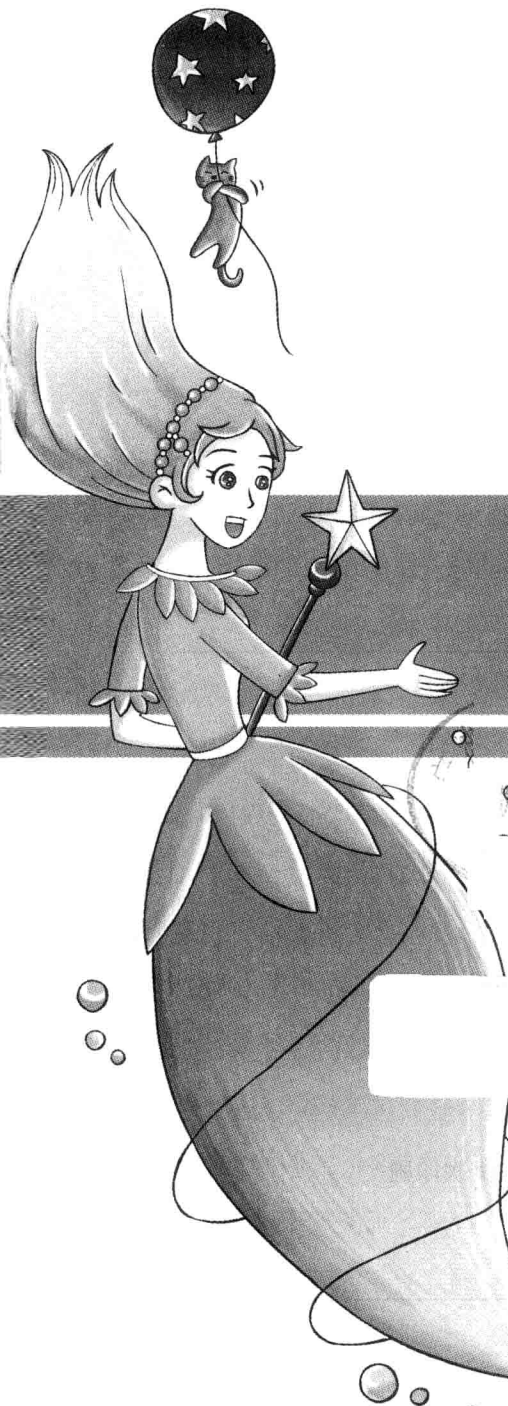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中宣联合

世界少年经典文学丛书



World Youth  
Classic Literature Series

水孩子  
SHUI HAI ZI

○[英]金斯利 著 ○苗桂芳 编译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孩子 / (英) 金斯利 (Kingsley, C.) 著 ; 苗桂芳编译. —北京 : 现代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 - 7 - 5143 - 1326 - 0

I. ①水… II. ①金… ②苗… III. ①童话 - 英国 - 近代 - 缩写  
IV. ①I561. 8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21749 号

---

作 者 金斯利  
责任编辑 刘 刚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 504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 - 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 xdcbs. com  
电子邮箱 xiandai@ cnpitc. com. cn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2  
版 次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43 - 1326 - 0  
定 价 29.80 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 序 言

孩子是未来的希望，是父母心中的天使，是充满快乐的精灵。小学阶段更是孩子最快乐的时光，是孩子成长发育的黄金阶段。为了让孩子学习更多的课外知识，享受更加丰富的学习乐趣，我们策划了本丛书！

从小让孩子多读课外书，对培养孩子健康的心态和正确的人生观无疑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语文课程标准》公布以来，不少富有敬业精神、有才干的教师，在他们的教学中，担当起阅读教育的重担。他们在严谨的选材中，利用丰富的文学资源，向学生推荐了大量优秀的课外读物，实施了以“练成阅读和作文的熟练技能”为重要内容的阅读教育。大千世界充满了丰富的知识。阅读能丰富小学生的语文知识，增强阅读能力，提高写作水平，开阔视野，增长智慧。阅读本丛书，能够让孩子享受到阅读的快乐，激发起更浓厚的阅读兴趣，孩子的生活将充满新的活力与幸福！本丛书精选了世界名著和中国经典书目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培养小学生理解能力、记忆能力、创造能力的最佳课外读物。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丛书把世界上流传甚广的经典童话、寓言等也尽收其中，并将这些文学作品重新编写审订，使作品在不影响原著的基础上更适合少年儿童阅读，在丰富他们课余生活的同时提高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本丛书通过科学简明的体例、丰富精美的图片等有机结合，使小读者不仅能直观地领略作品的精髓，而且还能获得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愉快体验。希望本丛书能成为孩子生活的一缕阳光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能成为一丝雨露滋润孩子纯净的心灵。

编 者

## 目 录

第一章	可怜的扫烟囱小男孩 .....	1
第二章	汤姆变成了水孩子 .....	30
第三章	河里的生活 .....	53
第四章	到大海去 .....	81
第五章	和其他水孩子在一起 .....	100
第六章	汤姆和艾莉 .....	124
第七章	去空界彼端 .....	138
第八章及尾声	又见格兰姆斯先生 .....	158

## 第一章 可怜的扫烟囱小男孩



以前，有个扫烟囱的小男孩汤姆。他住的地方在英格兰北部的一个镇子上，那里有很多的烟囱要扫，因而汤姆有很多的钱可挣，而他的老板就花他挣的钱。汤姆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他也不打算去学；他从来没有洗过脸、洗过澡，因为他住的地方没有水。从来没有人教他做祷告。他从来没听说过上帝，也没听说过基督，这样的字眼除非是在你从来没听到过的话里听到过，他倒愿意没听说过这样的话。他的一半时间是在啼哭中度过的，而另一半的时间则在欢笑中打发掉了。他不得不爬进黑洞洞的烟道里，可怜的膝盖和胳膊肘被磨得露出了肉；有时被烟灰眯了眼睛，一个礼拜里每天都会发生这样的事；有时老板揍了他，其实老板每天都会揍他；还有就是吃不饱，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礼拜当中也是每天都发生的，每当这时他就会哭。而一天的另一半时间他又是快乐的，这时，他和其他男孩玩抛





硬币的游戏，或者围着标柱做跳背游戏，或者当马儿小步跑过时用石头砸马腿，假如附近有一堵墙可以让他躲在后面的话；而这最后一件事是最让他开心的事了。提到扫烟囱、饿肚子，或是挨打，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就像天要下雨飘雪打雷一样，他会坚强地挺过去，就像他的老驴忍受冰雹那样；然后甩甩脑袋，又像平常那样高兴，想着好日子会到来的。到那时，他就长成了一个男子汉，坐上了跟现在老板一样的位子，穿着平绒衣服和高帮鞋，坐在酒馆里，叫上一夸脱啤酒，抽起长长的烟斗，花银币玩牌，他还养着一条有一只灰耳朵的白色斗牛犬，它生的小狗娃装在他口袋里，一副十足男子汉的派头。可能的话，他还会有几个学徒。他甚至想象着怎样欺负他们，把他们打倒在地上，就像老板对待他那般；让他们驮着烟灰袋，自己却骑着驴子走在前面，口衔烟斗，将一朵花插在扣眼上，如同领着军队前进的国王一般神气。是的，好日子会来的；有时老板让他喝上一大口喝剩的啤酒，这时，汤姆就是全镇最快活的孩子了。

一天，一个精神清爽的小马童骑着一匹马进了汤姆住的院子，朝汤姆喂了一声，向他打听扫烟囱的格兰姆斯先生住在什么地方。喏，汤姆的老板是格兰姆斯，而汤姆是一个好的代理人，于是他就把这个活接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格兰姆斯先生去普莱斯的约翰·哈特霍维尔爵士府上。以前那个在他家扫烟囱的人进了监狱，烟囱现在脏

了。小马童说完就骑马走了，汤姆还没来得及向他打听一下，那个扫烟囱的是因为什么进监狱的。这类事很能吸引汤姆的兴趣，因为他自己曾经在监狱里呆过那么一两回。

喏，我敢肯定，你从来没有在仲夏早晨三点钟的时候起床。我们都要承认，仲夏早晨三点钟是一天二十四个钟头里最美好的时刻，也是一年中最美妙的时刻；那时大家为什么都赖在床上，我从来都说不上来原因，可能整夜去干大白天也可以干的事情对神经和面色不好。但是，汤姆不会在晚上八点半钟出去吃晚饭，十点钟去参加直到午夜零点和凌晨四点之间才在什么地方结束的舞会；汤姆七点钟就上床睡觉了，那时他的老板去了酒馆，汤姆夜里睡得很沉，而他一大早便如斗鸡（女仆们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斗鸡吵醒）一样精神抖擞，就在那些体面的绅士淑女准备要睡觉的时候，他已经做好起床的准备了。

汤姆和老板离开了；格兰姆斯在前头骑着毛驴，汤姆扛着刷子跟在后面；出了院子，走到街上，遇到一扇扇护窗板紧闭的窗户，走过一个困倦的、眨巴着眼睛的警察，所有房顶在灰色的晨曦中闪着跟晨曦一样颜色的光。

他们穿过矿工居住的村子，所有的门窗都被关得严严实实的，天地一片寂静，又走过大路；然后他们来到了村外真正的乡野，沿着满是灰尘的黑色道路缓慢地走着，道路两旁是黑色的矿渣墙，除了采矿机在邻近旷野里呜呜呻吟、嗵嗵作响之







外，一切都静悄悄的。但是没过多久，道路变白了，墙也变白了；墙根下长着深深的草，开着鲜艳的花，露珠让花瓣草叶显得湿漉漉的；采矿机的呜呜声已经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高空中响着云雀的歌声，芦莺在蓑衣草中啾鸣，正如它整夜啾鸣一样。

此外，一切都悄无声儿的，因为年迈的大地夫人还没有醒，和许多可爱的人一样，看上去她睡时比醒着时更可爱。在泛着金光的碧绿草地上，伟岸的榆树正在梦中，奶牛在榆树下酣睡；还有，天空中的几朵云彩也在酣睡，云彩感到很疲惫，躺到大地上歇息，它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地飘荡着，在榆树的枝叶间，在溪边桤木的树梢上，等待太阳把它们唤醒，再到头顶上那蓝蓝的天空中做它们每天要做的事。

他们继续赶路；汤姆对四周很好奇，因为以前他从来没这样地深入乡间；他很想到人家的院子里，进去采一些毛茛，在树篱中寻找鸟巢；然而，格兰姆斯先生可是个生意人，没有时间满足他这种要求。

不久，他们碰见一个可怜的爱尔兰妇女。她背着一个包裹，脚步看起来很沉重，一条灰色披巾裹在她的头上，身穿一条深红色裙子，或许你会以为她来自戈尔韦<sup>①</sup>。她光着脚，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好像人又乏脚又痛；但是她长得漂亮，身段高挑，灰色的眼睛又明又亮，双颊旁垂有浓密的乌发。她把

---

① 戈尔韦，爱尔兰西部沿海城市。





格兰姆斯给牢牢地吸引住了，于是，待他和她并排走时，便冲她大声喊道：

“你这双精致的脚走在这条路上一定很不舒服吧。姑娘，你愿意上来坐在我后面吗？”

但是，或许她不喜欢格兰姆斯先生的相貌和声音，因为她轻声答道：

“不用了，谢谢；不过，我更想跟你的这个小男孩一块走。”

“那你就请便吧。”格兰姆斯愤怒着说，然后接着抽烟斗。

于是她与汤姆并排走在一起，一路问着他话儿，问他住在哪里，懂些什么，他对他的情况什么都问，到后来汤姆想，这是他碰到的女子中说话最中听的一个。最后，她又问汤姆做不做祷告，等到汤姆告诉她他不会做祷告时，她好像很难过。

接着汤姆便反问她住在哪里，她说住在很远的大海边。汤姆又向她打听起有关大海的事情来，她告诉他，在冬天的夜晚，大海怎样在礁石上翻腾怒吼，而在明媚的夏天，大海却静悄悄的，让孩子们在海水中游泳玩耍；她还说了许许多多大海的故事，说得汤姆一心想去看看大海，顺便在海中游一下。

后来，他们来到山脚下的一眼喷泉跟前。这泉水并不像你在这儿见到的那种：泉水自沼地上白色的砾石中渗出，流过泉下面长着的红色的捕蝇草、粉红色的欧石南灌木、可爱的白色花；也不像你在这里见到的那种泉水，在掏空小径的温暖沙岸

下翻着气泡，流过大丛大丛的蹄盖蕨，沙子日日夜夜、终年不绝地旋转着；这可是北部地道的石灰石泉，就像西西里岛上的或者希腊的那种泉水一样，在那里，一些上了年纪的异教徒可以想象着在炎热的夏天，小仙女们坐在泉边乘凉，而牧人们则在灌木丛后面偷偷看她们。清澈的泉水从石灰石峭壁脚下低矮的石洞里喷涌而出，然后又落下，水汨汨地流淌，让你分辨不出哪儿是水，哪儿是天；一条溪流顺着马路边流去，水的力量足够推动一台碾磨机——在泉水四周是蓝色的天竺葵、金黄色的金莲花、野生的木莓，还有花穗雪白的乌稠李。

格兰姆斯在泉水旁边停了下来，向四周观望；汤姆也看了看。汤姆想知道，不知道有没有东西住在那黑咕隆咚的洞穴里，而到夜晚时分便出来在草地上飞舞。可是，格兰姆斯一点也不想这些。他一句话也没说，跳下毛驴，翻过路旁的矮墙，俯身跪倒，把他那颗难看的脑袋泡在泉水里——把泉水弄得很脏。

汤姆这会儿正在尽情地采花。那个爱尔兰女子则一边帮忙，一边教他怎样把花儿扎成一束；他们俩一起扎了一束漂亮的花儿。但是，汤姆看见格兰姆斯竟然在洗头，觉得很吃惊，停下手来；格兰姆斯洗完了，开始晃着脑袋甩掉水珠，这时，汤姆说：

“呀，老板，我以前从没见过你洗头。”

“很可能你以后再也见不到这种情况了。我洗头不是为了





干净，而是要凉爽一下。一个礼拜左右就想洗上一洗，要不跟个年轻的煤黑子一样，那我才丢人呢。”

“我也想把脑袋往泉水里泡一泡，”可怜的小汤姆说，“那感觉一定跟把脑袋伸到镇上的那台抽水泵下面一样舒服；而且，这里也没有当差的来赶人走。”

“走吧，”格兰姆斯说，“你洗啥呀？你又没跟我一样，昨天晚上喝下去半加仑啤酒。”

“我才不管你呢。”顽皮的汤姆说完，朝小溪边跑去，洗起脸来。

格兰姆斯感到非常生气，因为那个女子愿意和汤姆一起走路而不愿和自己做伴，于是他恶狠狠地嘟哝着冲汤姆跑了过去，把汤姆从地上一把抓起，举手就打。但是汤姆早已领教过他的这一手，他把脑袋稳稳地钻到格兰姆斯胯下，同时使劲猛踢格兰姆斯的小腿。

“你不觉得丢人吗，托马斯·格兰姆斯？”那个爱尔兰女子隔着墙嚷道。

格兰姆斯吃了一惊，抬头望着她，惊诧她怎么知道自己的名字；但他只是回答：“不，从来都不。”说完，继续揍汤姆。

“这倒是实话。假如你曾为自己感到害臊，你早就到旺代尔去了。”

“你知道旺代尔的什么事？”格兰姆斯喊了起来；他停下来，不揍汤姆了。

“我不仅知道旺代尔，还知道你。比方说，我知道两年前圣马丁节<sup>①</sup>的晚上，在桤木林发生的事。”

“你知道？”格兰姆斯叫道；他丢下汤姆，越过矮墙，来到她面前。汤姆以为他会动手打她；但她此时正疾颜厉色地看着他。

“是的；当时我就在那里。”爱尔兰女子冷静地说。

“听你的口音，你并不是爱尔兰人。”格兰姆斯一通骂骂咧咧之后说。

“你不用管我是哪儿人，刚才的事我都看见了；如果你再动手打那个孩子，我就会把我知道的全部说出去。”

格兰姆斯好像很害怕，二话没说跨上毛驴要走。

“站住！”爱尔兰女子喊，“我还有一句话要说；因为你们两个在事情结束之前，还会再次见到我的。那些愿意清白的人，他们会清白的；而那些希望肮脏的人，他们就会肮脏的，记着。”

她转身走了，走到大门另一侧的草地上。格兰姆斯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像是吓呆了似的。然后他撒腿追了过去，大叫：“你给我回来。”但是他到草地上时，那个女子已经不见了。

她藏起来了？这儿没地方可藏。但是格兰姆斯看了看四周，汤姆也跟着东张西望，看到她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和

---

<sup>①</sup> 圣马丁节，天主教节日，每年的11月1日。





格兰姆斯一样迷惑不解；不过，要看的都看了，没有她的影子。

格兰姆斯转身回来，一声不响，因为他有点害怕；随后，他跨上毛驴，重新装上烟斗，一路抽着烟，没再难为汤姆。

他们现在已经走了三英里多，终于来到了约翰爵士庄园的大门面前。

这里的住所可真壮观，铁门和石门柱都很气派，每根门柱的顶端都有一个非常骇人的怪物，它们全身都是犄角、牙齿，还长着一根大尾巴，这是约翰爵士的祖先参加玫瑰战争<sup>①</sup>时佩带的冠饰；佩带这些头饰的人必须非常谨慎，因为这样当所有敌人看到它们，就吓得魂飞魄散。

格兰姆斯敲响门铃，马上出来一个守门人，打开了门。

“老爷叫我等你，”他说，“你行行好，规规矩矩走这条大路，回来的时候，可别让我在你身上找到兔子。你记着，我会非常留心的。”

“假如放在烟灰袋的底部，你就搜不到喽。”格兰姆斯说着大笑起来；守门人也大笑着说：

“如果你是那种人，我还是和你一起上大厅。”

“那就最好不过了。照看好猎物是你的职责，伙计，但不是我的啊。”

---

<sup>①</sup> 玫瑰战争（1455—1485），指英国历史上都铎王朝产生之前王室的一系列内讧。

于是守门人就和他们一起走；令汤姆惊讶的是，守门人和格兰姆斯一路竟然聊得十分投机。他不知道守门人和偷猎者事实上是一样的。

他们走上了一条宽大的石灰林阴道，这条路足足有一英里长。汤姆透过树枝偷眼看到有些鹿站在蕨草之中，正在睡觉。汤姆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大的树木，他往上看，好像蓝天就歇在树上。但是，令他莫名其妙的是一阵奇怪的嗡嗡声，这声音一路跟着他们。汤姆实在不知所以，最后他鼓起勇气问守门人那是怎么回事。

汤姆说话彬彬有礼，他十分害怕那个守门人，因此称他为“先生”，这可说到了他心头。所以，他告诉汤姆，那是欧椴花中的蜜蜂。

“蜜蜂是什么？”汤姆问。

“就是酿蜜的呗。”

“蜜是什么呢？”汤姆又问。

“你别啰嗦。”格兰姆斯说。

“由着他吧，”守门人说，“他现在已经是一个有礼貌的年轻小伙子了，要是他和你一起生活，时间一长，他就得变坏了。”

格兰姆斯大笑起来，认为那是一句恭维的话。

“但愿我能做个守门人，”汤姆说，“住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地方，穿着绿色的平绒衣裳，而且扣眼上挂着一只真正的狗







哨，就像您这样的派头。”

守门人大笑起来；他的心肠还可以。

“知足吧，小伙子，有时候，只能认了倒霉。不管怎样说，你的生活比我的生活安全多了——呃，格兰姆斯先生？”

格兰姆斯又大笑起来，接着两个人开始小声嘀咕。不过，汤姆还是能够听见的，他们说的是一场关于偷猎打斗的事；最后格兰姆斯粗鲁地说：“你有什么对我不好的消息吗？”

“目前没有。”

“那么现在就不要再问了，等有了再说，因为我是一个有希望的人。”

听了这话，俩人又一起大笑起来，因为他们认为这很可笑。

这时，他们已经来到住宅前面的大铁门前；汤姆透过铁门望着里面各种各样盛开的杜鹃花；随后又盯着住宅，心里琢磨着那房子里到底该有多少烟囱，房子是多久以前造的，造房子的人叫什么名字，他干完这桩活能不能挣到许多钱。

最后这几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因为哈特霍维尔豪宅在不同时期翻建了九十次，一共有十九种风格，看起来好像是有人建了一整条街的房子，包括了能想象出的各种建筑样式，然后用一把汤匙把它们搅和在一起。

阁楼是盎格鲁·撒克逊式。

三楼是诺曼底式。